

大象人物书简文丛

芸斋书简续编

孙犁

振环同志：

先后寄来两盒，照庄信均收到，极为感谢。照庄的照照，不锈，留下了我少有的笑模样。

前寄去的不锈钢，有不妥处，老修。

照庄删去，新没有意见。

照庄一印，以常，又字，以常，出书，正，在，本，也。

照庄请表，你字的美，我的访问记，以方便。

照庄请表，你字的美，我的访问记，以方便。

金家如也。

孙犁 九月廿二日

2001年12月

大象人物书简文丛

芸斋书简续编

孙
犁

大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芸斋书简续编/刘宗武编. —郑州:大象出版社,
2004. 4

(大象人物书简文丛/李辉主编)

ISBN 7-5347-3363-4

I. 芸… II. 刘… III. 孙犁(1913~2002)—书信集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13440 号

芸斋书简续编(孙犁)/大象人物书简文丛

编 者 刘宗武

丛书主编 李 辉

责任编辑 成 艳

责任校对 霍红琴

装帧设计 王翠云

出版发行 **大象出版社** (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)

网 址 www.daxiang.cn

制 版 河南大象出版技术服务有限公司

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

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640×960 1/16

印 张 13.25

字 数 184 千字

印 数 1—3 000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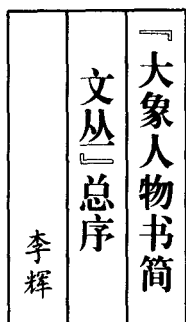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 24.00 元

若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印厂地址 郑州市商城路 231 号

邮政编码 450000

电话 (0371)6222800-3081



人总是在矛盾状态中向前走着。

电脑、互联网……一种又一种新的写作工具、交流手段，给我们带来便利，带来兴奋，同时，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失落，带来感伤。十多年前，我曾撰文为电脑写作将使手稿消失而感到遗憾。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电脑写作，未来的人们不仅很难欣赏到诸多作者各具特色的墨迹，更难以从字句的修改来了解作者思想的脉络以及行文风格的形成。

当发出如此感慨时，我还没有想到，互联网这一更为便利、快捷的通信方式，已走进我们的生活。“伊妹儿”——一种全新的鸿雁传书，继电话之后，在更大程度地改变着人们传统的交流习惯。

上网的人们，仍在写信，仍在相互倾谈，但已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情绪波动的过程。风格各异的笔迹，被千篇一律的印刷体所取代；书写信封、张贴邮票的亲切，被键盘清脆的敲打声所取代；等待邮差敲门的焦急，拆封信封的激动，躺在床上一页一页翻阅的悠闲，被电脑显示器上的随时出现的字母和数字所取代……一切都是全新的形式，全新的体验。

不必伤感，不必失落。新的交流方式最终也会形成一种新的书信文化，在这一点上，我很乐观。

不过，正因为如此，传统的书信方式更值得我们重视，更值得我们尽可能地予以关注。这便是推出这套“大象人物书简文丛”的初衷。

在这套书之前，我还主编了一套“大象人物日记文丛”，为它写序时，正是2003年4月下旬北京SARS肆虐的时候。今天，又为这套“大象人物书

简文丛”写序，恐惧与危机似已过去。短短两个多月，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，每个人都经历了难忘的日子。想必如同有不少人会把自己的感受写进日记一样，我相信也有不少人用传统的书信方式和新的“伊妹儿”方式，向亲朋好友旧描述了各自的心理历程和现场目击。许多年后，它们如果有机会发表，都将是一段历史的真实反映。

书信与日记一样，是最具个人化的写作之一。原本意义上的书信——如同日记——不是为了发表（一些公开信除外）。写信人可以随心所欲、无所顾忌地与一个既定对象倾谈。家事、国事、天下事，事无巨细，均在信中。于是，岁月流逝而去，留下来的私人通信，往往就成了个人生活、社会风情、历史变迁的真实记录。将这样的书信整理出来予以出版，就有可能使文化积累、历史记录多一些角度、多一些细节。同时，一些书信因作者的杰出才能和丰富修养，还有可能在文学创作领域占据一席之地。

这套“大象人物书简文丛”率先推出的是几位作家的书信，它们是巴金的《佚简新编》、胡风的《致路翎书信全编》、路翎的《致胡风书信全编》、萧军的《家书》、孙犁的《芸斋书简续编》、黄裳的《来燕榭书札》。以后，作者队伍将逐步从文学界向其他方面扩展。

应该特别说明一点，本套丛书以及日记丛书书名，均冠以“人物”而非“名人”，一字之差，其实预示着选题拓展的可能。重视名人，但不限于名人，不同领域的不同人物，他们的书信或者日记，只要有历史价值，都将列入其中。我向来相信，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原始记录的整理出版，我们对一代又一代人物的认识，对文化发展脉络的认识，对历史细节的认识，才有可能更接近于客观真实。在这一点上，星星点点的搜寻、发掘、整理，虽不像振聩发聩的鸿篇巨论那样容易引起轰动，引起关注，但在解读历史、认识现实方面，同样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。这也是我为何一直对史料情有独钟的缘故。

很高兴得到大象出版社的全力支持，在推出“大象人物日记文丛”的同时，也推出这套书简丛书。

是为序。

二〇〇三年七月六日于北京

序

1995年5月,孙犁同志病倒以后,最初三四年,并未完全卧床疗养,头脑也非常清醒,但有关他的作品的事,却绝口不谈;而且不论什么都不闻不问。所以,1997年,我为他编书信集时,除了已公开发表的信件(收入集中或未收入集中),只能再由我从与孙犁有书信往返的朋友处,收集一些尚未公开发表的信件,以充实之。由于我所了解的情况不够多,又得不到孙犁同志提供信息,所以收集得不够完全。当《芸斋书简》(上、下)出版,呈送到孙犁同志面前,他在病榻上很关心地问我收入了多少封信,我告诉他六百多封(有一些未收入书中)。这是他从病倒到去世的六七年间,我多次去探视他,所听到的惟一的一句涉及他的书的话。可惜,他听了我的回答,仍是什么话也没说。他对什么都看得很淡了。

事实上,孙犁一生写了大量的书信。从他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知道,抗日战争初期,在晋察冀通讯社做通讯指导工作时,有时一天就写几十封信,可是一封也没保留下来。上个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初,他给康濯写了有二百多封信,在战争中损失了大部分,只保留下来七八十封信。后来,在“文革”期间,又与一位女性有大量的通信,可惜都付之一炬了。此外,还有大量的信件,写给全国各地的一些作家、编辑和普通读者;有的也可能永远散失掉了。

可庆幸的是,在孙犁同志去世前后,我有机会接触到与孙犁书信来往密切的几位朋友,又从他们那里收集到不少的信件。其中,特别要提到的有:原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陈乔老人,原天津《新港》杂志编辑冉准舟,

《羊城晚报》编辑万振环,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季涤尘,花山文艺出版社编辑李屏锦等同志,他们都非常热情、非常认真地把孙犁同志给他们的信整理出来,全部提供给我,帮助我把这些信编辑成书出版。

孙犁的书信,是孙犁一生文学活动中非常重要、非常宝贵的一部分,它们无不鲜明而生动地体现了孙犁的人品和文品。特别是许多信中有深刻的文艺理论的阐述和丰富的创作经验,以及表现了他对待文学一丝不苟的严谨精神,和对朋友、读者的真诚之心。学习孙犁,研究孙犁,继承孙犁的文学事业,不读他的书信,那是绝对不能真正、全面而深刻地解读他的作品,也不会了解他的人生。

这里,我想把孙犁在1980年给冉淮舟所辑存的给孙犁的信件写的一篇题记,转录于下,列于本书之前,应当说它是这本书最好的序文。

淮舟同志给我的信,“文革”前我即立意交还他保存。我当时身体很坏,顾虑人生奄息,而此等文字,可查证一些事项,于淮舟非无用之物。今将近二十年,世事云飞,而余竟能苟延至于今日,然客观证实,此文字实于淮舟有用。彼重抄装订成册,命我题数语于简端,留作后日之念耳。余谨应命书之。

我以为,孙犁的书信,对一切研究孙犁的人,当然更是非常有用的。

刘宗武

2003年11月于天津

目 录

001/序——刘宗武

001/致萧振国(一封)

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日

003/致冉淮舟(一百二十七封)

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五日 ~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一日

085/致万力(一封)

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七日

086/致飞雁(一封)

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日

087/致潘之汀(四封)

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二日 ~ 一九九〇年一月十五日

090/致陈乔(二十封)

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日 ~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六日

100/致曹彦军(二封)

一九七三年三月七日 ~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一日

102/致季涤尘(十七封)

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~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日

111/致苑纪久(一封)

一九八〇年二月十八日

112/致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(一封)

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七日

113/致傅瑛(八封)

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~ 一九九四年八月十四日

118/致阎豫昌(一封)

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

119/致李屏锦(二十一封)

一九八〇年九月一日 ~ 一九九四年九月六日

128/致姜德明(三封)

一九八一年七月五日 ~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五日

130/致刘宗武 张学正(一封)

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六日

131/致《新港》编辑部(一封)

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

132/致××同志(一封)

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七日

136/致万振环(五十二封)

一九八五年四月十四日 ~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四日

160/致韩映山(十六封)

一九八五年四月三十日 ~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五日

169/致李华敏(一封)

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八日

170/致王恩宇(一封)

一九九〇年一月十五日

171/致常跃强(十一封)

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九日 ~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五日

176/致耿见忠(五封)

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~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六日

179/致项国成(一封)

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六日

180/致严建平(一封)

一九九二年三月九日

181/致卫建民(一封)

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日

182/致侯军(一封)

一九九二年六月十一日

183/致邢河潮(一封)

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

184/致姚恩河(二封)

一九九三年四月四日 ~ 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一日

186/致周翼南(二封)

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~ 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九日

188/致段华(二封)

一九九五年一月二日 ~ 一九九五年五月五日

190/致刘运峰(一封)

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

191/致宋曙光 孙淑英(一封)

×年×月×日

192/孙犁书信年表续编(索引)(1949 ~ 1995)——张小慧

致萧振国
*
【一封】

【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日】

振国同志：

是的，你的诗热情很够。至于素养，这很难说。只有书本知识是不是能算有素养呢？我们以为主要是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，其次要有表达这些生活经验的必要的文字表现力，而最重要的必须在生活经验里有所抉择。其次，关于诗有没有格式的问题，我们认为没有什么一定格式的。在旧文艺理论系统里，向来把诗人认为是言语的魔术师，这是说，诗这一种文艺形式在旧的文学理论系统看来是最高的一种表现形式，诗是作家用来卖弄才能的最好工具。但我们认为对诗不必存这样的观念。不过，简要地说来，用诗来表达思想时必须比散文在构思上更集中、更扼要，在文字组织上更精练、更简明。一个形象，散文用一百字，诗或者可以用一二句就完成任务。因为

* 萧振国同志是天津市南开区蔬菜副食品公司离休干部，曾为《天津日报》通讯员。1949年3月，他曾写了一首诗投寄给报社副刊；诗未发表，却收到了副刊编辑室的退稿信，给他以鼓励和指导。信中谈了有关诗的极其精辟的深刻见解。他收到这封信非常感动，一直将信珍藏着，从未示人。1999年初，在一次纪念天津解放50周年的战友聚会上，萧振国同志将这封信拿出来，请资深新闻工作者、孙犁的老友李夫先生一阅。李夫先生据其笔迹认定该信为孙犁写的，孙犁其时任《天津日报》副刊科副科长。随后将这封信转给报社社长邱允盛先生，再经报社文艺部熟谙孙犁笔迹的编辑们一致确认为孙犁亲笔所写。

孙犁从《天津日报》创办之日起，即承担文艺副刊编辑工作。由于他和大家的辛勤耕耘，从《文艺周刊》和副刊这片苗圃中已经成长起一批参天大树，为繁荣文艺事业做出巨大贡献。他所倡导并树立起来的勤勉工作作风和大力扶植新人的编辑传统，亦为新一代青年编辑所传承和发扬。——据《天津日报》文艺部编者按语编注。此下注释，除署名者，皆为本书编者所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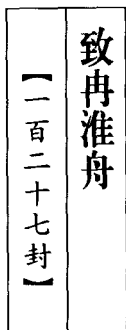
不能细说,信就此为止。最后我们介绍《高尔基: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》给你,如果能买到,这是一部好书。

匆致

敬礼!

副刊编辑室启

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日



幸存的信件*序

下面是我在一九五九年以后几年间,因为工作关系,写给冉淮南同志的信件。那时,我正在养病,又要出版几种书,淮南帮助我做了许多抄录、编排、校对工作。其中主要是对于《风云初记》的结尾,《白洋淀之曲》的编辑,《文学短论》的选择,《文艺学习》的补充等等方面的协助。

在这些工作进行中写了这些信件。淮南写给我的信,在一九六六年以前,我就全部退还给他保存了。并不是我预见到要有什么大的灾难,是我当时感到:我身体很坏,恐怕活不长久了。

我写给他的这些信,在一九六六年以后,我连想也没有想过。按照一般情况,它们早已丢失或被销毁了。

现在,淮南把它们抄录成册,作为一种礼物,给我送来,使我大吃一惊。

这些信件和我送给他的书籍,都存放在保定他的爱人那里。在武斗期间,他的爱人不顾家中其他财物,背负着这些书籍、信件逃反,过度劳累,以致流产。

我想:如果淮南在一九六六年以前,也把这些信件退还给我,那一定是

* 除了“文革”期间保存的一批信件外,还有“文革”后的一批信件。为了了解这批信件的情况,同时将孙犁写的序文,刊于信前。这是冉淮南保存下来的孙犁给他的全部信件,共127封。《芸斋书简》(上)曾收入8封,但个别地方有删节,为保持原貌,今全部收入本书。冉淮南,原天津《新港》文学月刊编辑。信末注释为冉淮南所作。

只字不存了。那时他曾把他搜集到的我的旧作一束,交我保存,其结果就是如此。

我的家被抄若干次,其中一次是由南开大学红卫兵执行,尤其严重,文字稿件都失去了。当然也剩下一些,他们走后,家里人又自抄一次,这样文字就真正在我的住所绝迹了。

那时,正值严冬,住室的暖气被拆毁,一天黎明,我的重病老伴,把一些本子、信件,甚至朋友的照片,投进了火炉。她并不认识字,但她好像明白:在目前,就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字纸片,比如“之乎者也”,也会引起意想不到的大灾祸。于是按照旧社会“敬惜字纸”的办法,把它们化为灰烬。

在这种非常年月,文人的生命,不如一只蝼蚁,更谈不上鱼雁的友情。烧毁朋友的函件,是理所当然,情有可原,谁也不会以为非礼的。

经过了这场浩劫之后,我给朋友写信,一律改用明信片。我也不再保留朋友的来信。信,凡是看过,先放进纸篓,过一个时期,捆绑起来,和劈柴放到一块去,准备冬天生火之用。远近知好,敬希谅解。

所以,当我见到淮南和他的爱人,能在那些年月,保留下我的信件,就非常感动,对这些信件,也就异乎寻常地珍重。

这些信,涉及到我过去的写作生活,我原始的文艺观点。也涉及到抗日战争时期,我在冀中区和晋察冀边区参与的文艺工作。现将有关我的创作者,略加订正,发表出来,供读者参考。

一九七九年九月十日

【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五日】

淮南同志:

来信收到,非常感谢你的盛情,并希望早日读到你大作^①,从中一定能得到教益。

但我身体还不好,不能读书,也不能作长时间的谈话,等病好后,一定找你谈谈。希谅。

^① 指再淮南论文《孙犁论》。

敬礼

孙 犁

十二月五日

【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四日】

淮舟同志：

我把具体意见^①记在下面：

一、把小引大加删削，因空泛，距离作品分析太远。

二、按年代对作品进行介绍和分析——成为这部论文的基本间架。

三、把“论风格”的一节移到最后，并把其他章节中与此节重复之字句删除。

四、各节中空泛政治说明，可更简要。

五、引用我的《文学短论》或《文艺学习》之处，可酌量删除。

六、引用作品原文，或情节叙述，越少越好。

七、你对当时环境的咏叹歌颂，也可以删一些。

八、别人论文的意见可少引用，对不同意见的批判，则有助于论文的泼辣。

九、最后与其他作家相比较之处，我以为作品创造的形象，不能比较哪个高大哪个渺小，因为如都高大了，名著岂不汗牛充栋，还有何独特之处？可以不这样比，只论述我的缺点就可以了。

以上意见，为的是使论文单纯明确，使读者读起来更有实际感受。改一下，可请别的同志看看，并可放放，重新考虑搞些别的事情，如选择一些小题目做些短文章。人，不能老叫一件事情拖着。

孙 犁

十一月十四日上午

① 关于冉淮舟书稿《论孙犁的文学道路》。

【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】

淮舟同志：

收到你写来的信和抄来的稿，面对着你那抄写得规规矩矩、整整齐齐的字体，我感激得无话可说。这些短稿，本来弃之无甚可惜，我竟同意累你去抄写它，只是因为一个人病了之后，常常有无能为力之感，也就顾不得你的烦劳了。

你们正年轻有为，但常常要付出精力去做这些意义不大的工作，有时还要说是“一种学习”，这就是我在感激之余，无话可说的原因。

我说的“无能为力”，指的是：这些文章本来无足轻重，在我年轻气盛的时候，把它们抛弃不管，它们明显是我那时的小小的“雄心”的牺牲品。现在病了几年，只字未写，想起它们来了，珍惜起它们来了，很有些像一个破落户对待残留的财产，也很有些像浪荡子情场失意之后对待家里的“糟糠”的心情一般。

既然是珍惜，也就偏重看见了它们身上带着的优点。写作它们的时候，是富于激情的，对待生活里的新的、美的之点，是精心雕刻，全力歌唱的——这些优点，是我今天想到的。在当时发表的时候，反应并不完全如此。我在农村采访的时候，有一位从事“材料”整理的同志，就当面指出它们的浮光掠影，批评过我的工作不深入，劝告我到“北屋”去开会，那时“北屋”里的会议是昼夜不息的。当然，我并没有完全执行他的建议，没有整天去做会议记录，因为我知道如果要求一个作者整天在会议上，他是连光影也收获不到的。

《津沽路上有感》一篇，尤其如此。发表以后，有一位年轻有为的领导文艺工作的同志，对我说，“很使他失望”。当时我在惭愧万分之余，只好坦诚地希望他的已经宣称要动手的踏踏实实的作品问世，但是这几年我病了，很多伟大的作品，都没有机会拜读——例如那劝我去听开会的同志，很早就计划在创作，不知已经完成没有？——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

以上所谈，只是想说明，即使是一纸短文，在批评指责的时候，也应该采取一个比较全面的态度，指路给人，也要事先问明他要到哪里去。